

徒步
东山顶

□ 陆萍萍 文摄

“65周岁以上游客严禁骑坐骆驼。”

鸣沙山购票电子屏上，一行红字反复滚动，醒目生硬，像朱砂落笔，直白又刺眼。我拽着身份证的手僵住了，满心期待瞬间落空，心底涌上几分不甘。这场奔赴大漠的驼行之约，被一道年龄禁令骤然阻断。

我默默退出长长的驼队等候队列。唇角微微撇起，心中带着几分孩子气的执拗与不服，嘴里轻声嘟囔“不友好”。

抬头望向连绵黄沙山峦，几道木质栈道顺着山褶皱蜿蜒向上，直通云雾微漾的东山顶。一级级栈道，静静排列，无声召唤着我，也唤醒了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。

凭什么年龄稍长，就要舍弃热爱、妥协退让？

我弯腰束紧裤腿，抬手拂去衣角细沙，喝上一口温水。目光坚定望向山顶，心底冒出一股倔强的底气，轻声自语，亦是对岁月宣言：“谁怕谁，徒步上！”

我迈步踏上松软黄沙，开启一场与自我、与岁月的奔赴。

荒漠沙海间，简易木栈道依山而建，粗实缆绳固定着实木踏板，从山脚一路盘旋至云海深处。时有流沙半掩木板，不少踏板大半隐于黄沙，小半截露在风沙里。红、黄、蓝、白防沙靴点缀于虚实交错的沙海栈道上，给沉寂苍茫的大漠添上鲜活跃动的灵气。

起初如小孩般憋着一口气，我故意撇开栈道，径直踏在松软黄沙上徒步前行，脚步深一脚浅一脚，随性向前，悠然自得。可上行不过三五十米，脚下沙质愈发虚浮绵软，每次抬脚都会被流沙拖拽，每一次落脚，松散黄沙簌簌下滑，行一步退半步，上行步步受阻。体力飞速消耗，酸胀感从双腿蔓延全身，汗珠滚落，濡湿发丝。海拔缓缓抬升，呼吸渐渐急促，登顶的难度远超预想。

转头回望，栈道起点远在身后，直接插进栈道队伍难免心生局促，可深陷流沙举步维艰。我犹豫止

步，前后观望。

“阿姨，进来吧。”

身旁栈道上的年轻姑娘柔声招呼。我低头道谢，快步挤进栈道人流，借力前行。扎实的木板隔绝了流沙牵绊，和着年轻人的步频稳步向上，攀登之路有了依托。

跨过半山腰，山势陡然陡峭，海拔已超两千米，徒步进入考验模式。长长的登山队伍里，有人放缓脚步，有人驻足休憩，有人远望山顶萌生退意。疲惫感阵阵袭来，身体不断发出疲惫的“罢工”信号，拖住了我的脚步。好几次想要停下脚步，可那句冰冷的年龄禁令总会浮上心头，时刻提醒我，不能认输！

我咬牙稳住身形，放缓步伐，调整呼吸节奏，拭去脸颊汗珠，抛却心底疲倦，目光牢牢锁定山顶，一步一步，稳稳踩碎脚下的犹豫，踏平前路的怯懦。

在一次次坚持中，我终于站上鸣沙山东山顶最高处。

登高远眺，栈道游人顺着沙脊绵延，化作大漠里一道流动的彩虹。山下绿洲屋舍错落，戈壁风物尽收眼底。长风掠过耳畔，恍惚间望见丝路古道，左宗棠率将士西行戍边，新栽杨柳三千里，留住大漠一抹青绿。

四面流沙环抱之间，一湾月泉静卧沙谷，水光澄澈，温润如玉。千百年风沙呼啸、烈日炙烤，泉水依旧不竭不干，风响泉静，沙月相融。鸣沙山月牙泉独有的塞外奇观，是大自然赠予戈壁最温暖的浪漫。

浩荡长风扑面而来，一路攀登的疲惫尽数消散，心底只剩释然、坦荡与骄傲。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年龄壁垒，已成身后风景。同行登顶的年轻姑娘热心帮忙定格画面，风声、笑语相融，鸣沙山、月牙泉、左公柳尽数留存于镜头之中。

流沙簌簌，泉水叮咚，犹在诉说生生不息的坚韧。大漠登顶，让我明白：年龄从来只是冰冷的数字，从容向上、永不言弃的心态，才是生命最鲜活的底色。

九寨沟的晨，
在漳扎

□ 武文 文/摄



自塔和转经筒。

许多游客沉醉于九寨沟的海子与瀑布，却很少留意景区所在的那个叫漳扎的镇子。

这个镇子原名塔藏乡、九寨沟镇，1998年因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，便改称漳扎镇。该镇因驻地漳扎村而得名，“漳扎”在藏语中意为“藏族人的坝子”。

我们是昨天夜里十点多入住的，没来得及细看街景。或许是故地重游的兴奋，也可能是窗外整夜不歇的流水声，凌晨四点半我便醒了。躺了一会儿，索性穿好衣服出了门。

推开大门，一股清冷扑面而来，我忍不住抱住胳膊——衣服穿少了。此时刚过六点，太阳还被东边的大山遮挡着，东方天际的霞光，已把天边的白云染成了一条金色的长龙。

我正仰望天空，脚边忽然跳出一只白鹤。它欢快地叫着，在地上跳跃，离我很近，等我想拍照的时候，它却飞走了。宾馆门前便是马路，路边我看见了白色的槐花，凑近一闻，有阵阵清香。这里的槐花比江南晚了一个月，仿佛高原故意迟来的礼物。我站在桥上，望见溪水奔腾而下，发出哗哗的声响——想来就是这个声音唤醒了。这是白水江，河道不宽，水流却很急。水清且深，呈现出碧绿的颜色，像一块流动的翡翠。

岸边立着转经筒，溪水被引入槽中，推动底部的齿轮，经筒便不知疲倦地旋转起来。不远处有一座白塔——藏传佛教中象征佛陀圣意与觉悟的建筑，是藏族同胞转经礼拜的地方。山脚下的临街商铺都是藏式风格，门楣上绘着彩色花纹。中间的草坪上散落着三块玛尼石，上面彩绘着吉祥八宝图案。这一切都在安静地告诉我：这里是藏区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山河谷。河道两侧的空地上，挤满了宾馆、饭店、商铺、剧院和文创空间，一派繁华。只是此刻，除了零星几家早餐店亮着灯，街上几

乎没有行人，整座小镇仿佛独属于我。

山坡上满眼绿色，河岸也栽满了树木。除了槐花，我还见到了常夏石竹和天竺葵，花坛里的格桑花也开了几朵。我看到一棵巨大的杨树，足有六层楼高，想来少说也有几十年了。树下，一位戴着口罩的环卫工人正在扫地，看装束像是藏族妇女。一个店主也在清扫门前的垃圾。不一会儿，环卫车开了过来，车上的喇叭播放着藏语歌曲。店主和住户们自觉地把垃圾装进黑色塑料袋，整整齐齐码在路边。所有停放的车辆都车头朝外，秩序井然。路边石壁上刷着一句标语：“走遍千山万水，九寨依然最美”——这倒不算是夸张之词。

转过一个弯，路边出现一处诗歌长廊。木制的展板上悬挂着一首首写九寨的诗，既有现代的自由诗，也有规整的古体诗。“幽壑浅深铺翡翠，飞泉高下挂琳琅”——我很喜欢这两句。我停下来读了好几首，有的写海子的蓝，有的写雪峰的白，还有一首短诗只有两句：“清晨的漳扎镇 / 流水替我说出所有的安静。”——恰如我此刻的心境。九寨是太多游客心目中的远方，他们把远方寄给了山水，也把心事留给了诗歌。晨风拂过木刻和石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些诗句和转经筒一样，都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祈愿。我也忍不住凑上一首七绝：

两岸青山迎旭日，一湾翠水泛神光。

晚春莫恼白杨絮，小镇槐花遍地香。

写罢一笑，收好手机，慢慢往回走，准备回去吃早餐了。阳光终于翻过了东山，斜斜地照在藏式楼房的屋顶上，镀上一层淡金。早餐店飘出蒸笼的热气，第一个旅行团的大巴刚刚停稳。身边的白水江，还在哗哗地流着，好像永远不会疲倦——比我这个只醒了一早晨的人，精神多了。



游人在大漠中如同一道流动的彩虹。